

苗恒／著

毕业以后 一起买房

比《蜗居》更真实，比《蚁族》更震撼！
一群青年的挣扎血泪史，人手一册的奋斗圣经！！
史上最好看的买房小说，当代人置业必备的白皮书！！

茅盾文学奖评委何弘、鲁迅文学奖得主乔叶
著名演员范军、编剧孟宪明、作家安宁 联袂推荐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苗恒／著

毕业以后 一起买房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业以后,一起买房 / 苗恒著. --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4-0522-2

I. ①毕…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013号

书 名: 毕业以后,一起买房

作 者: 苗 恒

策划编辑: 杨春雨

责任编辑: 杨春雨

书 号: ISBN 978-7-5164-0522-2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n>

电 话: 总编室(010)68701719 发行部(010)68414644

编辑部(010)68701891 (010)68701661

电子信箱: emph003@sina.cn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16开本 14印张 163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 02 准丈母娘的“午夜凶铃”
- 06 全民一起去看房
- 13 房子要拆了，我们住哪啊
- 18 别说买不起，租也租不起了
- 22 我一定一定要买房
- 28 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
- 31 学习房奴好榜样
- 36 都是你妈逼的
- 39 辛苦买来的房子变成了瓦砾
- 41 火星人也知道了

第二章

- 46 老家的草房子
- 51 填饱肚子才是王道
- 54 诱人的野苹果就挂在树梢
- 57 和“野人”同居在山洞
- 63 大龄剩男张二顺的婚事
- 65 一场相亲定婚姻
- 69 如果想温存，必须这么干
- 73 一辈子的楼都白盖了
- 76 这孩子怕是要做大官的
- 83 上了高三高四和高五

第三章

- 94 梦想总被“雨打风吹去”
- 98 考研、考特岗、再考公务员
- 104 毕业后，我们一起租房
- 110 被偷窥的单身日志
- 117 网恋到底靠谱吗

- 124 蚁族最爱城中村
- 128 失望的生日会
- 136 天上掉下来个赵妹妹
- 145 这个夏天，我想“脱光”
- 152 地震时期的爱情

第四章

- 160 同居时代悄然来临
- 166 他们人生的第一次
- 171 向党保证，给你买个大房子
- 178 求求老天给我一个家
- 184 终于，我们当上了房奴
- 187 做不稳房奴的时代
- 191 套套上的神秘针孔
- 194 戴绿帽子的滋味不太好受
- 197 把妹妹卖给煤老板的儿子
- 202 不怕死的人还怕什么

后记

第一章





1. 准丈母娘的“午夜凶铃”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主人公，这个故事也不例外。该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上亿个大龄男青年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姑且将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称之为张三枫吧。张三枫最近比较抓狂，因为准丈母娘经常在午夜时分打电话骚扰他，让他和赵四娘做什么事情都不得安宁。半夜打电话既不是丈母娘病危，也不是有其他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就是要催促张三枫赶快买房，否则，就甭想娶赵四娘。张三枫一边在电话中唯唯诺诺，说首付很快就会凑够的，一边在心里早把准丈母娘形容成“催命鬼”，电话则是“午夜凶铃”，每每想至此，张三枫就把赵四娘压到身下拼命地折腾，仿佛不如此便不能发泄心中的愤懑……

又是周一，又是一个月朗星稀的黄昏，和煦的春风吹得人的心儿沉醉，真是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窗前的柳条时不时顺着风伸向屋内，赵四娘突然“啊”的一声尖叫，张三枫正在刷锅，此时急忙放下锅筷，三步并作两步奔过去，问询赵四娘：“咋了，咋了啊？”赵四娘噗嗤一笑：“看把你吓的，没事。你看，这柳条什么时候发绿了，咱们怎么都没看到啊！”张三枫心里嘀咕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害得老子心脏病都快犯了，原来是这点儿屁事。”嘴里却回答：“作为都市白领，整日穿梭于公司与家庭的两点一线，哪有时间管这些劳什子。”赵四娘手里捏着被风吹进来的柳条，柔声道：“老公，柳树发芽了，春天真的来了，你什么时候陪我出去郊游啊？”张三枫心里说：“郊游，我看你就别火上浇油了。整天上班、加班，还被老板骂，还被你妈逼，焦头烂额的，哪有心情出去玩啊。”嘴里则说：“岂不闻李商隐之言，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咱买完新房之后，我一定陪你蜜月游。”赵四娘听了心里极为不爽，讥讽道：“等你买房子，我看要等到猴年马





月了吧，去年春天你就说要买要买，结果一年过去了，连块瓷砖的影子都没见着！”张三枫针锋相对地回答：“猴年马月就猴年马月吧，今年是虎年，离猴年也快了，等着吧。可这话又说回来，你去年也说过要陪我一起攒钱的，到如今，连一个子儿都没攒着，都花到衣服、鞋子、化妆品上了。你看看这衣柜里的大衣、鞋架子上的皮鞋、桌子上的化妆品，简直堆成了压迫我这个贫苦老百姓的三座大山……”

赵四娘一听这话就来气了：“张三枫，你给我搞搞清楚，这些东西哪一样花过你的钱，不都是我自己挣来的？自古以来，成家立业买房子都是你们男人的分内之事，是谁当初信誓旦旦告诉我，我只管貌美如花，他负责挣钱养家！再说了，女为悦己者容，我打扮打扮，出去多光彩，也不给您老人家丢丑。”张三枫接道：“是啊，在家邋里邋遢，出门打扮得妖里妖气，谁知道打扮那么妖艳是给我看，还是给别的男人看！”赵四娘听完这番话火冒三丈，把刚才拿在手中欣赏的柳条硬生生地折断，把窗户“啪”的一声关上：“张三枫，你个王八蛋，你骂谁妖精啊，要不是当初你死皮赖脸低声下气可怜兮兮地求我做你的女友，我会看上你这种货色？要车没车，要房没房，我当时真是瞎了狗眼了。”张三枫接道：“对啊，是瞎了狗眼了，哈哈！”赵四娘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口误，恼羞成怒道：“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张三枫还想回骂几句，不料此时此刻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张三枫嘴里嘟囔道：“接完电话再收拾你。”伸手去拿电话。赵四娘揶揄道：“指不定又是哪个狐狸精给你打的吧！”张三枫很淡定地把手机递给赵四娘看，赵四娘尴尬地捂住了嘴，蓝色的手机屏幕显示的不是别人，正是赵四娘的母亲钱多好。张三枫气还没有消完，原本打算不接，可电话铃声依旧执着地响着：“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才算表白……”信乐团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荡，显得有点瘆人。张三





枫只好按下接听键：“伯母您好，您吃晚饭了吗？”“早吃了，你跟赵四娘今天没闹脾气吧？”“没有，绝对没有，怎么可能呢。”张三枫言不由衷地说，他有些怀疑钱多好在他家安了窃听器或者摄像头，要不就是母女连心，第六感什么的。抬头瞥见旁边站着的赵四娘刀子一般的斜眼，他赶紧把头扭了过去。“是这样的，三枫，上周你说要去看房的，房子看得怎么样了啊？”“哦，上周加班了，没时间去看，这个周末一定去。”“那你可得抓紧点啊！我听说中原西路新开了个盘，叫半坡新村，都是大户型，适合购买，周末一定得陪赵四娘去！”听着好像是商量的口气，却带着命令似的口吻，张三枫只得连连称是，好不容易才得以挂掉电话，长吁了一口气。

赵四娘讽刺道：“你这拖延战术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本周末真的打算去半坡新村看房吗？”张三枫低下了头，坐在床沿上，又叹了一口气道：“如果周末天气好，就去看房，不过不是去半坡新村！”“为什么啊，不去那去哪啊？”“你咋恁笨呢，就不会动动小拇指想一想。半坡新村那座楼盘全部都是大户型，最小的也有70平方米，现在的房价是一平方米5000元，如果按首付三成算的话，就是十几万啊。从哪凑那么多钱去，难道你让我卖肾啊！我一个同事推荐我去龙湖的山顶东城，那边有小户型，均价只有四千多，一平米要便宜近千元呢。”“山顶东城？那不是中牟的楼盘吗？我一个郑州户口的人，到郊县落户，我有病啊，打死也不去！”“中牟怎么了，那也是郑州的地块呀。再说了，这几年郑州东扩，说不定很快就郊县合一了，而且那个楼盘都是小户型，首付三万就可以拎包入住，比这个划算多了。”“划算个屁啊！你用小拇指想想，我们两个人都在西郊上班，如果住到那边的话，有没有公交车都不好说，就算有，光倒公交车就得好几辆。车子你肯定又是买不起。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娘啊，这不是要老娘的命吗？老娘不干，除非你





能买辆代步车，老娘可不是那省油的灯，字典里也没有安步当车的词儿。”“房子还没到手，又要买车？除了车子房子，你脑子里还有什么东西？房子还没个八字，现在又要车了，钱从哪里来？”“钱不是问题，人家都大把大把地挣呢。你也学学，不行就辞职，做生意吧，人家门口卖鸡蛋饼的老大妈一个月还收入上万呢。”“钱的确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钱，做生意也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是那也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场地、需要人脉，这些我们都没有啊。再说了，买房有什么好的，等到60岁退休那一天，回忆往事的时候恍然大悟，这辈子什么都没有干，做了一辈子还贷的房奴。再等几年，头发花白牙齿掉光，进到木头盒子里你会发现，房子不过就是一个水泥盒子，跟骨灰盒没有什么两样。好了，亲爱的娘子，你看这么美好的夜晚，我们难道不能谈一些美好的事情吗？例如谈谈人生谈谈理想然后再玩一局俄罗斯方块。再例如……”“例如你的大头鬼啊。我可不是当初那个刚毕业的小女生，那么容易哄容易骗，你写一首风花雪月的诗歌，就把老娘感动得稀里哗啦涕泪横流。我看你就压根不想买房，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老娘算是看透你了，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啊，怎么摊上你这号主儿，挣钱的本事没有，借口倒是挺多，你没治了！”“这不是借口，这是理由，充分而必要的理由。我看我们还是再等等吧，或许房价会跌的。你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那时候，不是才两千多一平米吗？”“等金融危机？笑话，那比哈雷彗星还难等呢。这些年，我们的工资涨了，房价也涨了，干了一年，眼看着就够买一个小客厅了，然而又干了一年，挣的钱贬值了，却只够买一个小卫生间了。房价要会跌，我喊你亲爹。”赵四娘刚说完这句话，自己忍不住先笑了。

张三枫也想笑，但是克制住了，听到赵四娘的声音缓和了许多，也就见好就收，默默地回厨房刷碗去了。收拾完锅碗瓢盆之后，又恭恭





敬敬地给赵四娘倒了些洗脚水，以示求饶和好，赵四娘边用白皙的脚丫拨弄着水花，边柔声说：“你除了这点儿好，几乎一无是处。今晚本来心情挺好的，现在被你搅和得心烦意乱。哎，如果你真的要想娶我的话，我妈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如果你要想过我妈这一关的话，房子是非买不可的。你得再好好想想办法，哪怕买个小一点的，只要有自己的窝，我妈也不好再说什么，我也就心甘情愿跟着你过了。”张三枫连连点头道：“嗯，放心吧，娘子，我一定会好好工作，多多挣钱，不会让你和你妈失望的。”说完就麻利地端起洗脚水倒进了厕所池子。两人又聊了一会房子的事，便各自进入了梦乡。

周六晚上十点多，张三枫和赵四娘在被窝里正亲热着，信乐团又把们从迷乱中喊醒。张三枫挣扎着想起来接电话，赵四娘却摁着张三枫道：“先别接，快弄。”张三枫也不想被打断，就继续弄着。赵四娘有些飘飘然了，嘴里胡乱地喊着，正在此时，房门忽然“咚咚咚咚咚”剧烈地响了起来。赵四娘死命地拽住张三枫，让他冲刺，张三枫却被敲门声搞得军心涣散，一下子溃不成军。此时，敲门声更响了，张三枫拿过一团纸，胡乱地在下面擦了几下，扔到床前，高声问道：“谁啊。”“我啊！”低沉的女中音传来，把张三枫和赵四娘吓了个够呛！

2. 全民一起去看房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四娘的妈、张三枫的准岳母——钱多好。两人慌乱地套上衣服，张三枫跑过去开门，赵四娘赶紧梳头，钱多好皱着眉头进了屋，扫视了一圈。本来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却发现这十多平方米的陋室竟然连个多余的板凳都没有，赵四娘赶紧把母亲扶到床沿坐下。张三枫给赵母倒了一杯水。赵母嫌恶地看看茶杯，没有喝，说明了深夜造访的缘由。原来她老人家为了监督未来的女婿买房，居然提前从





中原西路的家打车过来了，张三枫心中暗暗叫苦，赶紧说：“好的，明天一定去。伯母，您今晚先找个宾馆委屈一晚上吧！”赵母看到这间蜗居确实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就只好跟着张三枫出门，快下楼道的时候，赵母突然喝道：“回来！”张三枫吓了一跳，心想，难道伯母要挤到他们的单人床上吗？这下可怎么办。赵母说：“别穿拖鞋了，换双皮鞋去，出门就得人模人样的，别弄得猥猥琐琐的。”张三枫赶紧折了回去，换了鞋子，系好外套的扣子，才又送伯母去宾馆，来回折腾许久。快十二点时，张三枫想拉着赵四娘回出租屋，却被赵母拦住，说有话要对女儿说，于是张三枫一个人回到出租屋，忐忑不安辗转反侧地睡了一晚上。

恍恍惚惚中，张三枫来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售楼处，售楼小姐穿着乳白色的制服，弯腰向张三枫鞠躬时，内衣里的两只大白兔照耀得张三枫一阵头晕目眩。这孩子，衣领开得这么低，真是的，这不是赤裸裸地勾引客户犯罪吗。据说很多售楼小姐为了业绩，拼命讨好准业主，有的不惜投怀送抱主动献身，张三枫想到这里，脸居然有些发烫，腿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售楼小姐走向沙盘，看房的人很多，但他们的面容却有些模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那样朦胧。张三枫眼睛盯着售楼小姐娇好的面容和波涛汹涌的胸部，从她那绯红欲滴的樱桃小口吐出来的字句听得毫不真切，售楼小姐看着他那傻样竟然不生气，领着张三枫上了五楼的样板间内，窗户没有关，一阵风吹过，把门哐的一下合上了。张三枫一边听着售楼小姐讲户型，一边用眼睛盯着她那过于饱满的臀部看个不停，他想象自己的目光就是手，轻轻地爱抚在那光洁而丰满的屁股上。

售楼小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回头对张三枫嫣然一笑，然后出其不意地一把抱住了他，在张三枫嘴上寻找着喘息的出口，张三枫居然不假思索，迎合了下去。两个人如同干柴碰到烈火，决定要燃烧彼此。劈柴刚刚点着的时候，张三枫隐约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一个人影闪了





进来，张三枫没看清是谁，他也不想理会别的，只沉浸于售楼小姐的香吻之中，不料进来的那个人却拧起他的耳朵来。张三枫“啊”的一声，从梦中惊醒，却发现赵四娘正在床边拧他的耳朵，自己的哈喇子流了一枕头。原来是春梦一场，唉，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霞无觅处。幸亏不是真的，否则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收场呢。张三枫揉揉惺忪而酸涩的睡眠，又揉了揉被蹂躏得生疼的耳廓，磨磨蹭蹭地穿上衣服，又赶紧草草地洗漱一番，刚下楼就又碰到了拉长老脸的钱多好，三人寒暄着去吃了早点。

吃完早点准备看房子时，三人却为是挤公交还是打车发生了争执。张三枫说：“路有点远，打车估计需要四五十元钱呢，不如坐公交。”钱多好不依不饶地要坐出租，理由很简单：“正是因为路远。打车会更快，万一迟到了，好房子就被抢走了。”赵四娘使劲使眼色给张三枫看，张三枫却装作视而不见，让了一步说：“要不这样算了，您和赵四娘打的，我坐公交，一个小时后在售楼门口集合！”赵四娘忍不住笑着说：“看你那点出息，两个人打的也是那么多钱，三个人打的同样是那么多钱，别纠结了，车费我出行了吧！”张三枫一听也是，无奈只好招手拦空车。三人行，必有龃龉，一路无话可说，似乎都憋着一股气。下车时自然是张三枫付的钱，走进售楼部的张三枫还在心疼那33元钱，明明还有几步就到了，司机非得要加一下油门，结果表从30一下子跳到33，有这三元钱已经够三人坐公交了。真是挣钱不容易，花钱如水流啊。赵四娘手里拿着一张宣传单，这半坡新村的项目宣传页倒是设计得挺好的，洒满阳光的客厅卧室、干湿分离的卫生间、花园式的社区景观、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看电视……那里面描绘的一切美景都让赵四娘充满憧憬，真是应了那句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半坡新村售楼部里挤满了前来看房的客户，里三层外三层将中间





的沙盘围了个水泄不通，售楼先生拿着小喇叭向准业主们介绍着各种户型，旁边看房的客户们小声议论着，煞是聒噪。张三枫本就不想来看这家房子，只是拗不过钱多好的“御驾亲征”，这才硬着头皮过来。里面嘈杂的喧哗声让他愈加心烦意乱，张三枫突然想起来莎士比亚的名言：

“这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听起来却是空无一物。”是啊，自己眼看就毕业三年多了，拼死拼活省吃俭用攒了3万元，还都在银行里面存着死期，他今天居然带着300元来看房，连定金都掏不起，真能装啊！然而，钱多好和赵四娘二人不愧是母女，两人都带着新奇而充满期待的目光打量着沙盘上的楼模，仿佛目光所到之处，房子就突然放大成实物，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钱多好听完售楼先生的讲解，有些按捺不住了，忙拼了老命地挤过去，让售楼先生领着去看房。先生问她要多大的，她回答说是120平方米的。先生立刻举起扩音器大喊道：“想看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的跟我来。”人们主动为先生让了一条道，有几十号人跟着他走向样板房，张三枫也被赵四娘硬拉着跟了上去，张三枫在心里打着小算盘：一平米5000元，100平米就是50万，120平米就是60万。60万，娘啊，我一个月工资2000元，照这样算，不吃不喝不出门不生病，也要干到快退休，他人生的所有黄金时光都只能奉献给这座破房子了，更何况他还要吃要喝要出门，既不是达官贵人的子弟，又不是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富二代，如果用QQ表情来形容张三枫的现在的心情，骷髅头就再适合不过了。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他又不能把这些话直接说给赵四娘听，只好憋在肚子里，至于说售楼先生的如簧巧舌和悬河之口都被他八风不动的耳朵战胜了。房子不过是一堆水泥几十根钢筋组合而成的方格子，但可别小看这一堆水泥几十根钢筋，有了它你就是爷，没有它你就是孙子。不管房子多么大，也无论房价多么贵，都有人买得起，而且还不止一座，我张三枫凭什么不能拥有其中的一间小屋子呢？人比





人，真是气死人啊。

大概 20 分钟之后，该参观的都参观完了，钱多好咂着厚嘟嘟的嘴，似乎很满意，指挥张三枫去交首付，张三枫顿时脸涨得发紫，胆怯地小声问道：“这屋太大了，晚上睡觉有点空，怪吓人的，咱能不能去看看 70 平方米的？”“70 平米，两室对吧，你现在和赵四娘只有两口人，70 平米的还凑合，可是孩子出生了不得有个育婴室，保姆住哪？你老家来人住哪？尤其是过些年我身体不太好了住哪？”一连串的设问把张三枫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赵四娘看出了张三枫的难为情，忙出来打圆场：“妈，先买个 70 平米的小户型，过几年挣到钱了再换大的，反正都来了，咱再看看小户型的吧。”钱多好没有回答，瞪了一眼张三枫，鼻子里“哼”了一声。她的不置可否让张三枫不知如何是好。赵四娘见母亲有所动摇，便一手拉着钱多好，一手拉着张三枫去看小户型。赵母却没有领情，轻轻甩掉女儿搭过来的手，说：“要看你们去看，我累了。”说完就径自找个长椅坐了下来，张三枫装模作样地和赵四娘进了 70 平方米的样板间，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对房子指出了一箩筐的缺陷，例如采光不好、朝向有问题、装修不到位、线路不安全什么的，挑完刺儿又大模大样地拽着赵四娘去找钱多好。钱多好见二人出来，满含不屑地问：“怎么样，太窄了吧，既不中看，也不中用。就按我说的办，买大个儿的。三枫，去交首付吧。”张三枫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老太婆也真够犟的，要是有心，你把你家的积蓄拿出来买房，也当你女儿的嫁妆啊，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哦，不对，应该是一毛不拔的铁母鸡。”然而，他的脸上却堆着明显带着讨好意味的讪笑，拽着衣角不好意思地说：“伯母啊，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带那么多钱！”“什么？看房不带钱，怎么搞的，你好意思吗？那银行卡总带着呢吧，这儿有 POS 机，可以刷卡，我早打听好了。”张三枫口上说好，腿却如灌了铅一样不肯挪动。“都





答应了，还愣着干啥，赶紧去啊。”钱多好对准女婿的行为极为不满。

张三枫的手下意识地摸摸兜里仅剩的 200 来元，一步一趋地挪到了登记处，幸好前面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伍，张三枫这时候又感谢看房的人多了。突然，张三枫发现队前面站的竟是他认识的一个郑州经贸学院的大一学生王五。这就奇了怪了，报纸上说一个 22 岁的大学毕业生要不吃不喝不生病，存钱到六十多岁，才能在三环内买一套百十平米的三居室。没想到大一学生就这么牛掰，不会是因为人家有个有钱有权的爹吧。张三枫租住的城中村是柳树庄，村旁有个民办高校就是郑州经贸学院。张三枫有段时间迷上了打篮球，就在经贸学院的篮球场上认识了王五。熟人见面，分外眼热。张三枫不敢相信王五居然也要买房子，后来一问，才发现原来王五来排队是受开发商雇佣过来当托儿的，制造一个签约居高不下的假象。张三枫恍然大悟，这才留心观察周围的看房者，发现许多稚嫩的面孔，心里说：“如今的开发商，可真是会打肿脸充胖子啊！”转念一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啊！明明只有三万积蓄，愣装着百万富豪的样子，在准岳母的威逼利诱之下，来买一辈子也买不起的大户型，这难道不也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吗？队伍越来越短，张三枫分明看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只是填了个表格，没有交钱就走了，张三枫也打算这么干。

就在前面还有仨人的时候，张三枫下意识地回头看那母女俩，女儿还在，母亲已经没影了，张三枫拼命地向赵四娘招手，把她喊了过来，问道：“咱妈呢？”“谁跟你咱啊。我妈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大姨妈来了，她要回家招待，让我们先签！”张三枫一听乐得直拍大腿。赵四娘白了他一眼：“我妈走了，你高兴个啥子？”张三枫二话不说拉着赵四娘就往外走，赵四娘问他咋不签了。张三枫回答说：“签个鸟啊。是你妈让签的，又不是我想签的，再说今天确实没带够钱，改天再说吧。”

